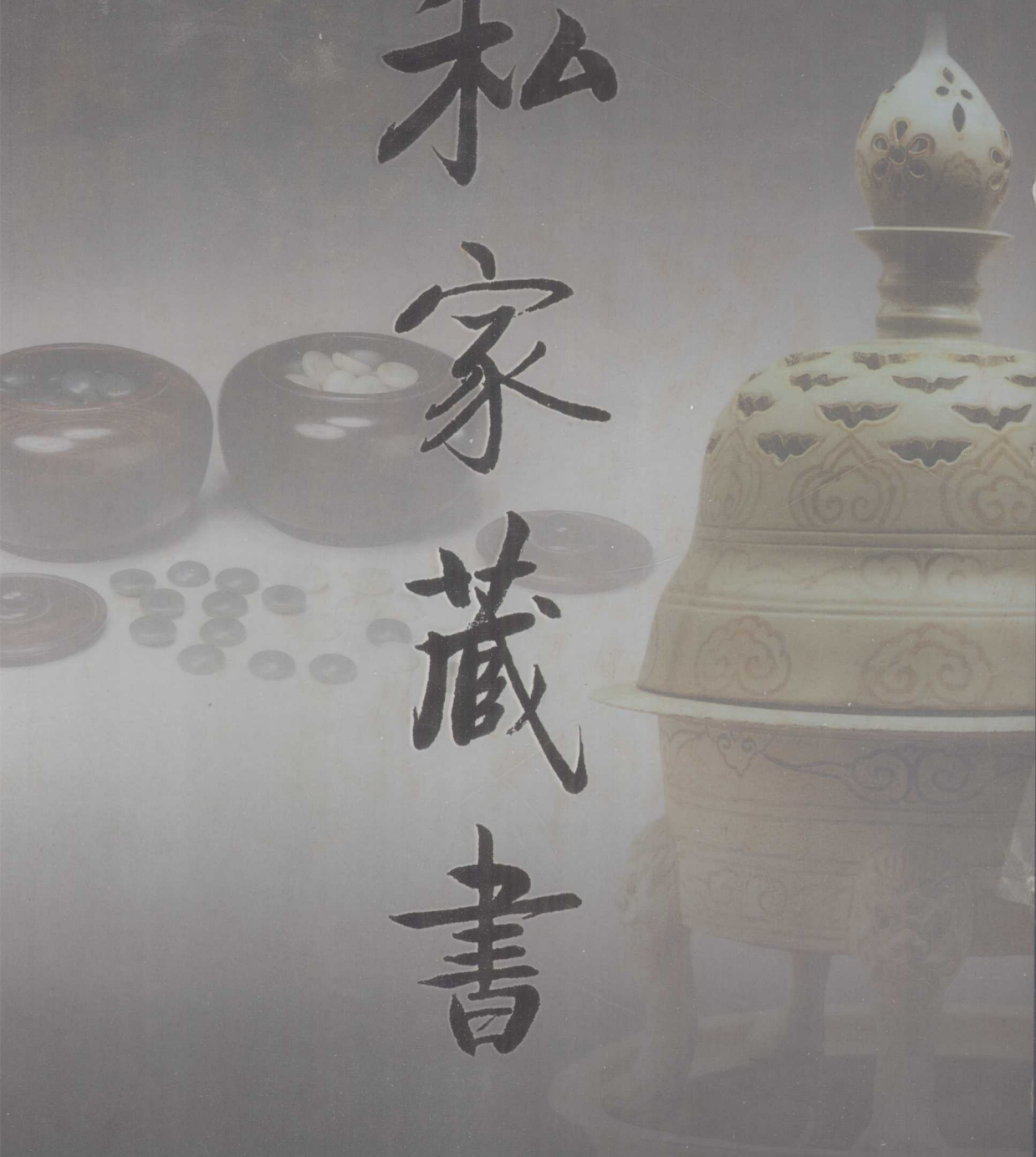


私家藏書



華夏藏書大系

私家藏書

第陸卷

# 私家藏書



啓功藏書



# 华夏藏书

## 目 录

### 第四部 私家藏书

#### 第六卷

|            |       |
|------------|-------|
| 禅真逸史 ..... | (一)   |
| 双合欢 .....  | (三八三) |
| 闺门秘术 ..... | (四九九)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私家藏书/聂明主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4  
(华夏藏书系列)

ISBN7 - 81056 - 522 - 2

I. 私… II. 聂… III. 古籍 - 汇编 - 中国 IV. Z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1794 号

书 名 私家藏书  
主 编 聂 明  
责任编辑 张 山  
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 68472815 68932218)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华龙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16  
印 张 240 印张  
字 数 340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81056 - 522 - 2/ Z · 8  
定 价 1660. 00 元 (全六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禪真逸史

清 清溪道人

### 第一回

高丞相直諫辟邪 林将军急流勇退

诗曰：

魏帝逃禅建法幢，潜臣媚主激忠良。

纵横铁骑人难敌，姝直金銮气莫当。

不肖游畋残稼穡，英雄肮脏厉刚肠。

急流勇退真豪杰，乐道逍遥云水乡。

话说梁武帝即位以来，酷信佛教，崇尚虚无。长斋断葷，

日止一食，轻儒重释，朝政废弛。至天监十六年，诏宗庙用牲

牢，有累冥道，今后皆以面易之，识者知其为庙不血食。遍处

建立寺庙。改元大通，舍身同泰寺。群臣以钱亿万赎之。后

贤有诗讥之曰：

梁武不知虚寂道，却于心外觅真禅。

弑君篡国皆甘忍，煦煦求仁美禪焉！

梁武帝于大通十一年正月，敕禁城内造一大寺，名曰妙相寺，极其壮丽宽敞。颁诏天下文武官员，荐举材德兼全高僧二

员，为本寺正副住持。消息传入东魏来，时魏主临朝，闻奏梁主建寺招僧、舍身作善一事，暗暗称羨。问侍臣道：『朕亦欲洛阳城外仿梁主所为，也创一个大刹，筑起浮图，召高僧广行法事，上祝皇太后圣寿无疆，下亦可祈黎民之福。卿等以为何如？』众臣等一齐俯伏赞扬道：『陛下立此善愿，上延圣寿，下庇苍生，乃天地仁孝之心也。』魏主大喜，颁诏工部知道，择日兴工。朝内大小官员，见了旨意，尽皆不悦，同聚集渤海王府中商议此事。

却说渤海王乃是东魏大将军左丞相，姓高名欢，因立清河王世子善见为帝有功，故封王爵，赐袞冕九锡，剑履上殿。当下众官见了高欢礼毕，共禀此事。高欢低首无言，沉吟半晌，正与决不下。只见班部中闪出一员大将，高声禀道：『皇上新登大宝，众心惶惶，正宜澄心窒欲，求贤礼士，宵衣旰食，以副民望，以保金瓯。今乃不明君道，反信异端，建寺筑塔，劳民伤财，甚非治体。主公为朝廷柱石，若不极言谏阻，则社稷危险，恐非大臣事君之道也。』众官视之，却是镇南将军林时茂也。这将军身长八尺五寸，碧眼虬须，状貌魁伟，膂力绝伦。猿臂善射，箭不空发。使一枝方天画戟，无一个对手。能骑劣马，上阵如飞。立性鲠直，临事不苟。妻戈氏，甚相恩爱，蚤亡，誓不再娶。昔曾随高欢出征，与尔朱世隆大战。高欢兵败，尔朱

世隆率军赶来，林时茂匹马截住。世隆部下六员健将：岳铭、程廷锡、王骄、陶钊、尔朱世宁、尔朱敬，一齐来战。林时茂独战六将，一戟将尔朱敬刺死回阵。五将奋怒力追，林时茂又回身一箭，将程廷锡射于马下，翻身又战四将。尔朱世隆在土山指麾众军，重重围裹。林时茂撇了四将，一马奔上土山，势如猛虎之人羊群，无人敢当，被他直杀上山顶。尔朱世隆措手不及，林时茂箭到，早中左足，翻身落马，众将校拚死救出。四将亦不敢恋战，救护主将而去。因此高欢得脱大难。班师之后，重加擢用，升为镇南将军，参赞军务，次后屡建大功，不能尽述。当日高欢听了林时茂之言，心下大悦道：『将军所言，甚合孤意。明日早朝，必当面诤。皇上如不听孤言，只索挂冠而去。』众官俱各欢喜散讫。

次日魏主临轩，百官齐集。有诗为证：

龙烟日暖紫重重，宣政门当玉殿风。

五刻阁前卿相出，下帘声在半天中。

文武臣僚，皆随着渤海王高欢，朝见已毕。高欢俯伏金阶奏事，魏主令内侍扶起，钦赐坐下，其余宰臣侍立丹墀。高欢道：『臣昨见圣谕，欲建寺筑塔，延召僧众，不知陛下圣意将欲何为？』魏主道：『皇太后年高多恙，朕欲创寺召僧，广修善事，为太后祝寿，以尽人子之心耳。』高欢道：『陛下为皇太后

祝寿，此乃尧舜之心。但寿算在天，非释氏所能延；孝道在人，亦非佞佛所能尽。皇上聪明睿智，岂不闻帝王之孝，有虞舜可师，文武可法；布衣之孝，有圣门曾、闵，贤士奇、莱，皆未尝谄佛修行，以为善事。若夫持斋诵佛，造寺收金，乃异端惑民之术，非圣主所宜留心也。若尊释教以为孝，则舍本而务末矣。『魏主道：『朕闻藏经有云：「一人成佛，九族升天，往生净土，能超万劫。」又云：「帝王相继以治天下，皆缘罗汉托生。」可见佛力无边，为三教之首。相国反言其异端惑民，恐非确论。』高欢道：「陛下身登九五，务要清心寡欲，亲贤远佞，成就圣德，何故信此虚浮妄诞之教，以为修善也？必有奸党蛊惑圣聪者。臣请为陛下解之：夫佛氏崇尚虚无，绝灭人伦，悖逆天理，误天下之苍生者也。人禀阴阳之气，则生生化化，始终不穷，理所必有。假令尽皈佛法，则灭而不生，人无遗类，成何世界？世俗子女难育，故借佛老之教以冀延旦夕之命，出乎不得已，谅非其本心也。虽云披缁削发，而男女之欲，人孰无之？不能遂其所愿，轻则欲火煎熬，忧思病死；甚且逾墙窥隙，贪淫犯法而不之顾。至于佛会之说，其恶尤著。科敛人财，聚集男女，阳为拜佛看经，暗里偷情坏法，伤风败俗，紊乱纲常，莫此为甚，其罪一也。天地生物，以滋养人群。若从释氏戒杀之说，则兽蹄鸟迹充斥宇宙，鱼虫鳞甲填满江河，人生又何赖焉？此尧、舜之所焦劳而治者也。坐关实无罪之囚，讲经为聚物之藪，持戒者是贪官污吏忏悔之私门，削发者乃强暴奸顽避罪之活路。圣人为民立教：仕禄于朝，农耕于野，商趋于市，工习于艺。莫不尽心殚力，以资国家之用。惟此缁秃，暖衣饱食，游手好闲，口诵弥陀，心藏荆棘，蠹国害民，又莫此为甚，其罪二也。凡人既脱红尘，以皈净觉，则宜布衣蔬食，随缘而足。今之沙门，贪鄙万状，有如叩头乞食，剜肉点灯，屈膝桥栏，匍匐途路，沿门打坐，送渡求钱，此丧廉失耻，僧而乞丐以求富者也；书符咒水，请圣参禅，惯分缘簿，善说因果，摇唇鼓舌，此僧而幻术以求富者也；谈禅说法，塑佛印经，筑寺建庵，修桥砌路，此又假公营私，托善缘以济所欲者也。至于涉险履危，梯山航海，贱人贵出，贸易开张，能思善算，以罔天下之利，此又僧而商贾者也。更若钻仓掘洞，鼠窃狗偷，据山掳掠，谋财害命，丧心肆恶，此则僧而贼盗者也。又若鬼计神谋，争田夺产，倚官托势，贿赂公行，争讼以求必胜，图谋以期必得，博奔赌钱，酗酒宿娼，逞无厌之欲，以为师徒衣钵计，此则僧而贪婪奸险、持诈力以乱天下者也。僧为世蠹，又莫此为甚。其罪三也。负此三大罪，重佛何为？臣素奉教于贤人君子，振纲肃纪，崇正辟邪，乃圣帝明王相沿之法。释教之谬，实所未闻。臣愚戆，冒渎天听，伏乞圣涵。」

魏主聞奏，微笑道：『朕聞相國所言，已洞見縉流之妄。

但佛稱三教之魁，何也？往往显灵护国，闡法济民，亦似有益于人世，相国不可不察也。』高欢道：『臣闻上古圣主御世，惟以仁义为重。君臣敦睦于上，人民亲爱于下，故熙皞之治成焉。彼时佛老不尚，何助国济民之有？世祖永平年间，专尚释氏，远近承风，无不佞佛，十数郡中，共有壹万叁千余寺。后梁将陈庆之进兵荥阳，一路纵火，烧掠殆尽。佛苟有灵，何不显身救护，而使济民利国之身，化成灰烬？可笑世间愚夫愚妇，不辞跋涉艰难，远出烧香，邀福求祥，至于登山遇虎狼之噬，渡海遭风涛之溺，损躯丧命，悔恨无及。佛若有灵，又何不预先警觉以救之乎？设以此二端问彼愚人，彼必委之以数。夫既有一定之数，则事佛又何益焉？盖禅教易以惑人者，生前谈果报之因，死后论地狱之苦。富贵而修行，必获来生禄寿；贫穷而敬佛，能消往昔冤愆。女可转男，祸堪为福。犹恐智士达人，不尊其说，故谬云：「谤经毁佛，必堕阿鼻。」立此危言，以愚心志。举世受其迷妄笼络而不觉，可胜叹哉！固亦有英雄杰士，功成名遂，而怀鸟尽弓藏之虑者，遗迹禅林，遨游云水，效子房之辟谷，仿莲社之参禅，此明哲以保身，非实崇事于三乘也。陛下万民之主，社稷安危所系，正宜肃纲纪，正百官，承天顺民，创制立法，垂训百世，以为子孙不拔之业。岂可尊奉夷教，

劳疲弊之民，靡费脂膏，构无益之寺乎？臣切为陛下不取焉。』魏主大悦道：『若非相国良言，几被众佞所误。烦卿传示诸臣，朕即缴旨，不复建寺矣。』高欢谢恩出朝。当晚圣旨批黜近臣二员：田有思、郇泮，削职为民，永不录用。朝野尽皆相庆，遍处播扬高丞相、林镇南有回天之力。因此林时茂名闻四海，人人敬仰。止有高欢世子高澄，心下不足，暗成仇隙。

看官，你道高澄为何不足林时茂？原来高澄为人狠毒，性如烈火，酒色财气，博弈游猎，无所不至。侍妾数十，稍不如意，辄致之死，家丁僮仆，打死无算。高欢每每教训，只是纵性不改。极好阿谀奉承，凡是逃亡死命、无籍之徒，投他府中，尽皆收用。这一班人，狐假虎威，残虐百姓，远近人民，无不嗟怨。因父亲称扬林时茂材能，暗里不服，偏要灭他威风。忽一日，正逢初夏天气，四月初旬，到处村乡田麦成熟，高澄带领一班棍徒，擎鹰逐犬，击鼓鸣锣，骑着高头骏马，径往东门外打猎作耍。凡是高山峻岭，无不游遍。哄至一山，名系舟山，乃大禹治水时，曾系舟于此。山边有一石如环轴，故名系舟鬼。满山树木，遍岭藤蔓，十分险峻。但见：

巍巍万丈，叠叠千层。四围翠柏参天，遍岭苍松蔽日。翠柏上但见猿呼，苍松顶惟闻鹤唳。昏沌沌云封山岫，黑沉沉雾锁山峦。莽棘里虎狼逐队，草丛中狐兔成群。呜呜咽咽，山禽

鸣古树高枝；习习潇潇，岚气吐岫岩幽壑。深林蔚秀，从教健翻飞腾；大麓宽平，一任良材驰骋。惊心处，无非水怪山妖；触目间，尽是闲花野草。只见潺湲飞瀑布，屈曲路峻峭。不闻鸡犬之声，罕见行人之迹。正是：攀藤附葛犹难上，跣足登危路怎行！

却说众人打猎赶上山顶，放鹰逐犬。正打围之间，见一只大白鹿睡在草内，众人呐喊捕捉。那白鹿失惊，跳起来，冲开人，径往山下奔走。真个是疾同鹰隼，快似流星。高澄喝众军士放箭。内中有一个善射的弓弩手，连忙弯弓搭箭，觑清射去，正中白鹿背上。这鹿带箭负疼，没魂的乱窜，一直赶到山下田畝里。高澄与众人骑马一齐赶来，追得这鹿慌了，一味地乱滚，将这田内结成的麦子，尽皆滚倒，约有一二十亩宽阔。众人那里肯舍，不顾人田麦，呐喊围将拢来，钢叉、苦竹枪、长刀、大棍，并力乱戳，登时将这白鹿结果了性命。高澄即教军士将索捆缚扛去。

正要抬起，只见一人蓬头跣足，叫苦连天，两脚似碾车儿一般，飞也赶来。这人是谁？原来此人姓齐名德，就是本村农夫。正在沙沟里簪蟹，邻近牧童报说此事，慌忙跑来看时，众人兀自未散。见了这景象，不觉心内火生，腮边泪落，捶胸跌脚，痛哭道：『天呀！这几亩田麦将已成熟，一家男女十余口

性命，全赖此过活。如今被你众人踏倒了，怎生是好！』高澄怒道：『汝是甚人？敢这等撒赖无状！军校们，着实打这厮。』众棍徒听得公子喝打，一齐动手，却如众虎攒羊，将这齐德打得皮开肉绽，面肿血流，横倒地上。高澄还嚷道：『将这厮锁了，送到县衙去。』此时过往人众，见齐德受亏，俱忿忿不平，奈是渤海王世子，何等势耀，谁敢向前，只得远远站立观望，互相唧哝道：『没天理，这时候雷公那里去了！』

正在喧闹之间，只见林时茂骑一匹黄马，随着苍头，因往城外访友，打从系舟山前经过。见这伙人喧嚷，问苍头：『这是甚么人在此厮哄？』苍头打一看时，覆道：『高公子领着军士，打一个村夫。』林时茂就下马来见高澄。礼毕，问：『公子为何打这村人？』高澄道：『林将军，你不知道，这狗才无状，不识尊卑，辱言秽骂，因此打这厮。』林时茂又问齐德道：『你这村人，为何不知上下，辱骂高爷？若送官司，罪责不小。』齐德大哭道：『老爷呀，你只看这些田麦就是了。』林时茂抬头看时，见满田麦子，尽皆踹坏，惊道：『这却为何？』齐德道：『小人满家男女，全靠此田麦过活，被高爷带这伙不达事的军士，因捉鹿放马，将小人麦子尽情踹坏。如今麦已成空，又被痛打，不如就死也罢。不然，日后免不得做个饿死鬼也。』说罢，号啕大哭。林时茂听说，激得怒气冲天，嚷道：『高公子忒

没分晓，他的田禾被你人马踏坏了。人若无粮，岂不饿死！他  
来哭诉，出乎不得已，你们知事的，就当赔偿安慰他才是，为何  
反打他这般模样？忍心害理，不体民情。」高澄骂道：「你这狗  
职，也与村牛一样。汝在我父王麾下为将，是何等样抬举你？  
得到今日，不思报本，反与村牛分疏，抵触俺，可恶，可恶！」众  
棍徒一齐嚷道：「这是甚么鸟官，敢来触犯公子！」林时茂骂  
道：「都是你这伙无籍棍徒引诱公子。明日对丞相面讲，把你  
这干人尽行驱逐，方豁俺胸中之忿。」高澄喝众人：「与我打这  
厮。」众军士见说，素知林时茂手段高强，都不敢动手。林时茂  
发话道：「今日不与你角嘴。明日早朝后，同你到会议堂高爷  
处说个明白。」回头分付齐德道：「你且去，俺明日将些银两赔偿  
你便了。」齐德磕头道：「深谢老爷恩德。」爬起来，一步一跌，  
叫苦连天的自回去了。林时茂策马带苍头向西而行。这高澄  
带领军士，扛着大鹿，慢不为意，一头笑一头骂，也进城中去了。  
众人领赏散讫。

次日，林时茂同众官早朝已罢，齐赴会议堂，参见高欢，共  
议朝政，至巳时皆散。高欢将欲退堂，林时茂向前道：「总参  
有事禀上主公。」高欢问：「有何事说？」林时茂将高澄打猎踏  
坏民田，打伤齐德之情，循头至尾，细说一遍。又道：「公子终  
日游荡，不理正务，淫人妻女，僭人产业，为害不浅。不知何处

寻来一伙无籍恶少，引诱公子，无所不为。若使圣上闻知，主  
公面上须不好看。速宜把这班棍徒流徙边远，晓谕公子改过，  
不惟主公之幸，天下亦幸甚矣。」高欢听罢，道：「孤已知道，将  
军请回。」林时茂拜辞自回。

高丞相上轿回府，厅上坐定，唤管门官进来，问：「公子在  
外，一向作何事业？」管门官道：「公子在府则攻书史，出外则  
习弓马，并无他事。」高欢怒道：「总是你一班蠢材蒙蔽引诱。  
若不直言，先斩汝首！」管门官见丞相发怒惧怕，只得跪禀  
说：「公子近来与一伙花拳绣腿无赖之徒，终日饮酒作乐，出  
猎游戏。常打乡村百姓，坏了田中禾稼，吃了人家鸡犬。这些  
百姓，一来感老爷德政，二来惧老爷法度，敢怒而不敢言。街  
坊上乱纷纷说公子的过失，此事是实，余者不知。」高欢将管门  
官喝退，当下怒发冲冠，坐在堂上。午牌时分，只见高澄醉醺  
醺回来了，高欢骂道：「你这畜生，在外做得好事！若非林总  
参禀知，几被汝所误。」喝令军士拿下斩首。原来高欢的军令  
极严，众军士不敢不遵，只得将高澄松松缚了，且未动手。早  
有人报入衙里。只听得当地一声，云板响传出堂来，夫人请老  
爷议紧要话，高欢带怒退入私衙。

原来这高欢的夫人娄氏，所生四子，独爱高澄。当下闻  
报，惊惶无措，急请高欢，劝道：「丞相差矣。父子天性之恩，

况儿子不犯军法，何故致之死地？只是训诲一番，教他改过便了。』高欢道：『夫人不知，这畜生带领一起棍徒，在外生事害民，非止一端，为祸不小。异日干出事来，孤与夫人为他所累。今日不若早除，免致后悔。』言罢，即传令刀斧手速斩报来。娄氏双膝跪下道：『看妾薄面，饶他死罪，但重责这畜生，戒他下次。把这些无籍之徒重治，连夜配发远方，无人引诱，便没后患。』高欢思想一会道：『夫人请起，孤自有处。』即出堂，叫军士拿转不肖子来，开了绑跪下，喝道：『你这畜生，罪不胜诛。且看夫人之面，把你这头，权寄在颈，以后再蹈前辙，必然诛戮。今日死罪既饶，活罪不恕！』教军士行杖。众军士跪下道：『公子虽然犯罪，小的们焉敢行刑。』高欢喝散军士，令虞候带进衙里，自打至数十余下，怒气不息。夫人又力劝，方才住手。随将高澄监禁在书房，不许足迹出门。当晚升堂，凡是高澄平日亲近的军士，相随的棍徒，尽发有司问罪，驱遣刺配。又着虞候赍白银十两，送与齐德。因此乡村百姓互相传扬，感叹林时茂的恩德。

且说高澄监禁在书房中，闷闷不已，又无一个心腹人在身旁，咬牙切齿，深恨林时茂，痛入骨髓。只待身子挣扎些，决寻衅隙，害他性命，方泄此恨。不题。

再说林时茂已知高澄被父责打，棍徒俱已赶逐，心里暗

想：『是我一时路见不平，将此事对丞相说知。这伙凶徒赶逐，却也罢了；只是他父子至亲，高澄虽然被责，日后相合时，必进谗言，终须有祸，不如及早寻一个避祸计策。』心下踌躇半晌，点头道：『是了，是了。俺如今妻妾双亡，又无男女，单只此身。平生不知害了多少生灵性命，罪业深重。今此一计，一者避祸保身，二者消魔解瘴。想这魏国里安身不得了，闻知梁武帝量重佛教，不如走入中国，削发为僧，逃灾躲难，免遭暗害。』当下预将金银财物藏顿匣内，随身衣服包裹停当，又修下一封辞职的文书。次日聚集本衙虞候军士人等，分付道：『俺今日要去访一亲故，路途遥远，来往须费月余。若辞丞相，必定羁留不放。俺今不辞而去，汝众人须要谨慎，各守执事。如丞相爷差人问时，有书一封，着个精细的去呈上，自然明白。不可有误。』分付毕，即改换衣妆，扮做道人模样，令一苍头向上挑了行囊，一主一仆，悄悄离家，出了城门，径望东南而进。

且不题林时茂主仆二人远行，再表往事。梁朝建康城外，有一村民，姓钟名子远，娶妻朱氏，两口儿极是好善。年至四十余，并无子嗣，典田卖地，斋僧塑佛，不吝施舍，愿求子息接续香火。梁武帝普通二年，朱氏忽作一梦，梦一猛虎入宅，因而有孕。于十二月初五日丑时，产下一子。生得眉清目秀，相貌奇俊，人人称羨可爱，就取名叫做爱儿。年至七岁，聪明乖

巧，无所不知，读书过目成诵，只是稟弱多病。一日，钟子远在家无事，与朱氏商议道：『我与你两个年纪许大，求神拜佛，生得这个儿子。虽然聪明，却是常有疾病，未知养得成人否。毕竟我夫妻二人，命里不该招子，以此多恙。闻得过继在外，改姓移名，便养得大。不如将爱儿送与近村寺院，出家为僧，不但他有所倚靠，抑且我和你存这点骨血，死亦瞑目。未知你心下何如？』朱氏道：『儿子是你生的，由你张主。但是千难万难，止得这点骨血，如今送他出家，心下一时怎地割舍。倘有缘，遇得个忠厚的师父，庶可度日；若撞着不知冷热的人，朝捶幕打，教我如何放心得下？』子远道：『浑家，你的言语也说得是。且不必性急，慢慢地打听，择一个忠厚老成的师父，送与他便了。若无好的，且留在身边，另作区处。』

也是这爱儿命该出家，子远夫妇商议之后，未及半月，一日，子远往地上灌种，将及已牌，朱氏闭上门，正要厨房内整治午膳，只听得有人敲门。朱氏笑道：『老人家终不耐饥，出门不多时，就回来吃午饭了。』走出来开门看时，原来不是丈夫，却是一个年老的和尚。朱氏看那长老时，生得：

眉长耳大，体健神清。手持小磬，项挂数珠。身穿一领不新不旧褊衫，脚着一双半黑半黄僧履。却似阿难降世，犹如弥勒临凡。

原来这和尚是本村圆慧寺中法主，姓阎，法名智觉，每常来钟家打斋米的。这长老合掌向前，叫一声：『施主问讯了。』朱氏连忙回礼道：『师父请坐。』智觉坐下，击动小磬，诵了数卷经，念了几名咒，吃了茶，问道：『钟檀越那里去了？』朱氏答道：『他去地上种菜，还未回来。』智觉又问道：『二位施主都一向安乐否？』朱氏道：『仗托三宝庇佑，遣日而已。』正说之间，只听得笑声渐近，却是爱儿读书回来。对和尚唱个喏，智觉回礼道：『好位小官，回来吃午饭了？』爱儿道：『师父猜得着。』这智觉定睛看了一会，猛失声道：『咳咳，可惜！』朱氏问道：『师父为何叹惜？』智觉道：『施主莫怪，贫僧有一句话，不好出口，怕施主见责。』朱氏道：『师父有话，但说不妨。』智觉道：『令郎相貌甚清，只嫌额角上多了一块华盖骨，此为孤相。若在俗门中，恐无受用，又且寿夭。贫僧有一个救他的道理，但恐施主见怪，故此失声叹惜。』朱氏道：『多承师父好意，指示迷途，焉敢见怪。』正说话间，钟子远回来了。智觉即起身问讯，袖手相别而去。

子远吃饭毕，依旧往地上种作，直至天晚方回。临睡时，问浑家道：『日间曾有人来寻我么？』朱氏道：『并无人来。有一事说起，倒也凑巧。』子远道：『甚事凑巧？』朱氏道：『就是日间看经的长老，把爱儿相了半晌，蓦然叹道：「可惜！我

## 第二回

钟爱儿圆慧出家 梁武帝金銮听讲

诗曰：

削发披缁作野僧，止因多病入空门。

无缘歌舞三更月，有分修持一卷经。

诵梵罢时知觉路，参禅静里悟无生。

偶逢武帝求贤诏，引向金銮面圣君。

话说钟子远听得伽蓝案前一声响，急抬头看时，见一个老鼠在琉璃上偷油，见了人跳将下来，不偏不斜，却好跳在签筒上，将签筒扑倒，响这一声。子远思量道：『这寺里伽蓝甚有灵感，不如将这事求一签，问爱儿出家，日后成得功否。』就跪在伽蓝案前，通诚求一灵签，以卜凶吉。求得第二十四签，子远看时，签上四句诗道：

枯木逢春月至秋，他乡遇故喜相投。

求名问利虽成就，未若禅林更好修。

子远看了诗，正合其意，甚是欢喜，坐在门槛上念诵。只

问他为何叹惜，他说：「好一位清秀贤郎，只嫌额角上多了华盖骨，大抵寿少，恐无受用。贫僧有个好方子救他，只是怕怪难说。」我正欲问时，你却回了，隔断了话头，他就相别去了。察他的念头，想是要爱儿出家的意思。我正欲与你议此一事如何。」子远道：『这机会却也凑巧。我前日与你商议，正没个好师父出家，倒将这位长者忘记了。浑家，你不知这知觉是个笃实老成的长老，况且寺又邻近，不如选个吉日，送爱儿与他为徒孙绝好。』

夫妻二人商量停当，次日侵早，钟子远径行圆慧寺中来。进了山门，只见殿门半开半掩，静悄悄并没个人影。子远咳嗽一声，也不见有人答应。子远就佛殿门槛上坐了一会，心里想道：『这些和尚着实快活，日高三丈，尚兀自安睡未起。』正想之间，猛听得咚的一声响，子远吃了一惊。也是机缘辐辏，遇着响这一下。正是：

有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阴。

毕竟响的甚么东西，且听下回分解。

听得有人叫一声：『钟施主，为何大侵早到我敝寺中闲坐？口里念些甚么？』子远回头看时，却是管园的矮道人。子远慌忙起身道：『阿公，要见你阎長老说话，有烦转达。』矮道人笑道：『我去。』即忙进去。不移时，阎長老出来，迎子远到方丈里坐下。智觉问道：『钟老丈久矣不到敝寺中来，今日甚风吹得到此？』子远道：『小子不为别事，就是师父日昨到舍诵经，相小儿无寿，说有甚么计较可救，今日特造宝刹求救。』智觉道：『一向看令郎容貌，是一孤相，在俗门中，惟恐寿薄；若入空门为僧，必成正果，又且可以延寿。这便是救他的方子。虽如此说，只恐你夫妻二人未必割舍。』子远道：『小子正为这事而来。适间问伽蓝求一签在此，请看一看。』智觉看罢道：『不必说了，这一签是上吉的，只怕施主心下恍惚。若出家时，必有收成结果。』子远道：『有何恍惚？既承师父美意，肯收留小儿，即选吉日送来。』智觉道：『施主，再要和你令正商议，不可造次。待贫僧拣一个空亡日子，办些盒礼过来，请令郎出家，方是道理。』子远道：『这也不消了，亦不必和贱荆计议，师父拣定日期，小子送来便是。』子远茶罢，起身告别而回，一一与浑家说了。过了数日，智觉着行童送柬帖到子远家里来，说道：『本月十二日，是华盖空亡日子，果肯不弃，此日圆成更好。』

话不絮烦。真个是光阴迅速，倏然又是十二日到了。这智觉长老着道人挑些盒礼送来，不过是蔬菜点心之类。子远即央贴邻当里长的孔爱泉，写一张将子情愿舍身出家文契，叫『爱儿过来，别了娘，送你到寺中快活去。』这爱儿对朱氏唱了一个喏，叫声：『娘，我去呀！』只见两泪交流，不忍离别。朱氏放声哭将起来，道：『我儿，不是我做娘的心毒，只为你多灾多病，我爹娘命里招不得你，不得已送你出家。从此去，切要向上学好，勤谨听教训，不比在父母身边撒娇。』说罢，悲咽不胜。子远亦垂泪道：『爱儿呵，寺若远时，也不舍得你去了。今幸喜寺院邻近，阎住持老师又且纯厚的，你去决然快活，不必苦切。』可怜母子二人，牵衣难舍，连这道人邻舍，亦各垂泪，免不得拭泪而别。子远携了爱儿手，往寺中来。这智觉和尚出来迎接，到方丈坐下。子远将文契双手奉与智觉，智觉看了，收于袖中。吃茶已罢，即办斋供佛。子远叫爱儿先参拜佛像，次拜师父，凡寺中和尚，俱各相见。行礼毕，长老取法名，唤作守净。众人坐下吃斋，斋罢，子远在寺里东西两廊、前后佛殿，闲玩到晚。斋毕，又嘱咐了爱儿几句方回。闲话不题。

且说这钟守净自到圆慧寺出家之后，真是缘会，精神倍长，灾病都除。智觉请师训读，果然颖悟异常，记作两绝。年近十四，经典咒忏，念诵乐器，无不精妙。更兼性耽诗画，善于

写作，寺中和尚四五十众，尽皆敬服。智觉长老甚是爱惜。年至十六岁，长老与他讨度牒披剃为僧。好一个清秀俊俏的和尚，凡是宦门富室之家有佛事者，请得钟守净去，方才欢喜。自王孙公子以至骚人墨客，无不往来交游。

说这金陵城里，有一公子，姓谢名循，乃是有名才子。其父谢举，现任梁朝左仆射之职，武帝甚相亲信。为人醇厚，家资巨富。这公子谢循，酷好诗画，与钟守净文墨往来，情义稠密。闻得妙相寺工程已完，朝廷颁诏，要文武官举荐和尚为寺中住持，谢循意欲父亲荐举这守净与天子，无便可说。一日，谢举晚朝回来，父子二人饮酒，说话间，公子问道：「爹爹在朝，曾有甚么新闻否？」谢举道：「朝内别无甚事，当今圣上，酷信佛法，最重的是沙门。如今城中新创这妙相寺，不知用了多少钱粮，靡费太甚。又诏众官举荐两个有才德的和尚，为此寺住持。朝中外郡诸臣，至今未有所举。我寻思这城内城外庵庙寺院僧人，那得个出类拔萃有才德者？只这件新闻，心下踌躇未定。」谢循道：「儿子也闻知这件事沸沸的说。儿子有一个相识的和尚，经典咒忏，件件皆精；琴棋书画，般般皆妙；况兼除荤戒酒，性格温柔，举止诚实。这长老可荐得与圣上么？」谢举道：「依汝所说，这和尚果然如此，尽可去得。你且说他姓甚名谁，在何寺挂搭？」谢循道：「这和尚名姓，爹爹

多分也尝闻得，就是圆慧寺姓钟的年少长老。」谢举道：「莫非是钟守净么？」谢循道：「正是此僧。」谢举点头道：「我倒失忘了。只怕他年幼，未必老成。待明日早朝面奏定夺。」二人晚膳毕，歇息了。

次早五更，谢仆射起来梳洗，穿了朝服，到朝房内来，只见纷纷文武官员，齐集早朝。但见：

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虬漏初停，绛帻鸡人报晓；鸣鞭甫动，黄门阁使传宣。太极殿钟鼓齐鸣，长乐宫笙簧竞奏。黄金炉内，游丝袅袅喷龙涎；白玉阶前，仙乐铿铿和风管。九龙座缥缈渺渺，红云里雉尾扇掩映赭黄袍；五凤楼济济锵锵，紫雾中獬豸冠厮配红珠履。侍御宫娥袅娜，谨身内监端说。两班文武肃威仪，一国君王垂袞冕。左列着紫袍玉带，世官世禄，果然大老元臣；右立的翠绶金章，铁券丹书，端的皇帝国戚。苍髯阁老，公公正正，调和鼎鼐理阴阳；铁面台官，是非非非，培植纲常行赏罚。纠弹的绣衣御史，专飞白简之霜；匡弼的骨鲠谏垣，惯作青蒲之伏。挥毫草诏，操象管萧萧洒洒，翰林学士，卖弄着山斗文章；挂甲顶盔，执金瓜猱猱狞狞，镇殿将军，妆点出貔貅气象。羽林卫军容严肃，旌旗影里剑光寒；神策军队伍整齐，戈戟丛中彪体壮。班部中叮叮当当玉佩响，品臣执笏觐天颜；驾队里翩翩跹跹袍袖动，忠宰扬尘呼

万岁。这正是：九重宫阙开闾闾，万国衣冠拜冕旒。

只听得净鞭三响，文武两班山呼舞蹈已毕。帘内中贵官喝道：『众臣有事早奏，无事退班』。忽见文臣班内左仆射谢举，执简当胸，俯伏启奏道：『臣启陛下，今有妙相寺工程完毕，臣等奉诏，荐举两员才德兼全之僧，为正副住持。臣访得圆慧寺中一僧，姓钟，法名守净。戒行清高，立心诚实，禅宗透人玄微，密谛悉窥精蕴，才德俱优。此僧可充寺中住持之职。未敢擅便，伏乞圣裁。』武帝道：『朕方博访名僧，未得其人。今卿所荐不虚，可速召来面朕。』即着中书官写诏，就差谢举为使。谢举谢恩，领旨出朝，差虞候飞马先到城外圆慧寺中通报，然后上马到寺中来。只见寺门前悬花结彩，众和尚击鼓鸣钟，请仆射下马，迎进山门，径入佛殿。看的人拥满寺前。钟守净忙排香案，领众僧一齐俯伏。谢仆射开读诏书。诏曰：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释教宏开，爰启三途之苦；佛门广大，聿除八难之灾。登一世于春台，跻四生于仁寿。招提既建，国家之福德无边；慧照日新，佛教之法轮常转。惟尔左仆射谢举所荐圆慧寺沙门钟守净，秉性圆明，不失本来面目；操功清静，能培夙世根基。神定而戒行精严，律明而禅机透悟。在朕素为渴想，惟师一指迷途。兹即差谢举为使，前来礼请入朝，匡朕不逮。诏书到日，主者奉行，即速趋朝，毋违朕命。大

通十二年七月日诏。

读诏已罢，钟守净和众僧山呼谢恩已毕，款留谢仆射素斋。谢举道：『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圣上临轩以待，长老同下官就行。』钟守净穿了袈裟，慌忙上马，同仆射进朝。谢举先入朝内奏道：『臣奉圣旨，召圆慧寺僧人钟守净，已在朝门外候旨。』武帝传旨宣上殿来，黄门官引钟守净直进殿上。武帝举目看时，果然好一个少年俊秀沙门。有《西江月》为证：

头顶五山绣帽，身披百衲禅衣。

飘飘俊逸美丰姿，罗汉端然再世。

红晕桃花两颊，青分柳叶双眉。

儒门应自步云梯，何事招提栖止？

钟守净山呼朝拜已罢，武帝道：『朕今新构妙相寺，每听政暇时，欲到寺中谈经说法，参禅礼佛，以求正果，免堕轮回。特抡一位才德拔萃之僧，引归正觉。适间仆射谢举盛称贤卿才德，朕欲面受教益。况朕皈依佛教已久，经典之义，颇知大略，但不识释门真诠，果以何者为先。卿可细剖，以开朕茅塞。』钟守净俯伏金阶，正欲开谈启奏，武帝道：『卿开讲佛法，安可轻褻，敕赐锦墩坐下。』钟守净谢恩，右首侧边坐了。奏道：『夫佛者，寂灭之道也。诸经典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守其灵明，勿使物欲迷障。所谓寂者，澄然清静；灭者，冥然浑化。

人能守其初心，不为物欲所蔽，则心静神清，依然本来面目，不惟可以延龄，抑且圆寂时，魂凝魄结，圆陀陀正觉菩提，自然登于彼岸。此「寂灭」二字之正果也。人能解得此意，然后持斋布施，诵佛看经，方有功德。不然，佛灯不照，不过是糟粕而已，何与于正觉哉！」武帝道：「卿言深透禅机，使朕豁然省悟。谢仆射荐举得人矣。」令光禄寺大排蔬筵，着谢仆射陪宴。斋毕，谢恩退朝。次日早朝，谢举又率钟守净进朝候旨。武帝御笔亲封钟守净为僧纲司都法主，妙相寺正住持，宏仁阐教大师，一概寺院僧人，俱受节制。钦赐锦绣袈裟一件，九宝僧冠一顶，锡杖云鞋。又赐近城良田二百顷，以为斋供。外赐御轿一乘，差中贵官八员，两人持幢幡，两人捧僧纲司都法主，妙相寺正住持印匣，两人赍敕诰，一人捧御烛，一人捧御香。其余细乐、金鼓、旗帐，何止百余人，前呼后拥送至妙相寺来。钟守净下了轿，进入大雄宝殿，参佛已毕，望阙谢恩。本寺僧众和道人行者，撞钟击鼓，俱来参见。钟守净一一礼毕，厚赠中贵还朝覆旨。以下乐人轿夫等，俱各赏赐，不必细说。

原来这钟和尚素有名望，因此妙相寺中僧众俱无他议，虽有些器量窄狭，众人也只道佛家当如此俭嗇。况又是天子钦差来的，寺里人不必说服他管辖；即公侯将相，国戚皇亲，俱各敬重往来。自钟守净进寺之后，天子时常驾临，说法谈经，

参禅打坐，哄动了远近僧俗士女，都来听经，参见活佛。俱各载米赍钱，远来布施。烧香的人，隆寒盛暑，络绎不绝。施舍的钱财米麦，不可胜计，真个是富堪敌国。不要说钟住持受用过于国戚王亲，便是钟子远夫妻二人，享用极其丰足。子远常对浑家说：「也不枉了教儿子出家一场。」此时村民俗子，看了钟守净的样子，个个羡慕为僧，天下习以成风，出家者甚众，不在话下。

再说林时茂主仆二人，自从离家避难，行了数日，不觉已到沁州沁阳驿地界了。看看天晚，过了绵山，投一村店安息。苍头放下行李，向厨下炊饭，林时茂客房暂睡。苍头正炊饭间，有一个老者，也在那里烧火，坐于灶下，将苍头不转睛的窥觑。苍头见了，心下疑惑，问道：「老丈为何瞧着小人？」那老者道：「我看兄有些面善，兄莫非在太原府中来的么？」苍头道：「我正在太原阳曲县内住。」老者又道：「兄尊姓？」苍头道：「在下姓林，住升仙院前。」老者思想了一会，嚷道：「我想着了，兄莫非是林将军尊使么？」苍头道：「是也，老丈何以相认？」那老者欢喜道：「我当初在高丞相麾下犯罪，辕门临斩时，你拿酒饭与我吃，至今不忘。为何至此？」苍头道：「老丈莫不就是杜旗牌么？」老者笑道：「然也。」原来这老者姓杜名悦，绰号石将军，因他有些膂力，颇通武艺，投在皇亲王驃骑麾下。